

卷之四

春秋集傳大全卷之三十三

昭公五

昭公二十有六年

晉頃十。齊景三十一。魯哀十九。蔡

四年。王。悼二。宋景公。樂元年。秦哀二。

春王正月。葬宋元公。

葬宋元公。如先君禮也。汪氏曰。昭公在外。而魯於宋。晉鄭曹滕薛每遣使會葬。不廢喪紀。則意如之專魯。与君無異矣。

矣

附錄

左傳 春王正月 庚申 齊侯取鄆

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

左傳 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魯地也。穀梁傳 公次于陽州。其

曰。至自齊。向以齊侯之見。公可以言。至自齊也。居于鄆者。公在外也。至自齊。道義不外公也。汪氏曰。至自齊者。臣子喜君。父得反。致宗廟之辭。今君雖在外。猶以在國之禮。錄是崇君之道。

魯地。曰。公自野。并來居于鄆。初未及齊國都。而曰。至自齊者。野并齊地故也。

齊國都。而曰。至自齊者。野并齊地故也。

君者有其土地人民之稱也王氏曰居猶所居之地也

于襄牛楚子入居于申皆在國也此已失國而書居使之如未失國然若曰魯地非意如之所得有也

伯突失國而取櫟以居之衛侯術失國而取夷儀以居之皆書曰入此不言入而言居者內辭也為尊者諱為親者諱使若適昭公失國出奔而稱居于鄆者他國而返居于是也

存一國之防也襄王已出而稱居于鄭敬王未入而

稱居于狄泉者存天下之防也天子之於天下率土

之濱莫非其臣非諸侯所敢擅也諸侯之於封國四

境之內莫非其土非大夫所得專也禮記坊記君適

即位於堂示民不敢有其室也故諸侯避舍以待巡守禮記祭義天子

待于而大夫專邑是謂叛君汪氏曰凡據土背君曰

荀寅士吉曰居于鄆其為防也至矣禮記祭義天子

居諸侯奔在境內亦曰居皆言猶居其地也

所耳雖失之天下莫敢有也天子棄天下而不守諸侯

失其國而不保是以天子有日出居于鄭諸侯有曰

居于鄭高郵氏曰凡公行反而告親則書至在外

雖不告而書至所以存公也家氏曰居于鄭志公之

失位也失位矣而猶書至書居所以存魯君而抑亂

賊也自是每歲書至書居凡五見焉交鄭潰乃書公

在乾侯亦所以存公而繫魯國臣民之望也鄭魯境

故書居乾侯晉地故書在臨川氏曰居雖非所

夏公圍成

賈以幣鐘二兩納公命無受魯貨申曲豈從女

人高勳能化貝子猶為高氏後粟五千度高勳以錦示子

猶子猶欲之曰魯人賈之百兩一布以道之不通先入

幣財子猶受之言於齊侯曰群臣不盡力于魯君者非

不能事君也然據有異焉宋元公為魯君如晉卒于曲

棘叔孫昭子求納其君無疾而死不知天之棄魯耶抑

魯君有罪於鬼神故及此也君若待于曲棘使群臣從

魯君以下焉若可師有濟也君而繼之茲無敵矣若其
無成君無辱焉齊侯從之使公子鉏帥師從公或大夫
公子朝謂平子曰有都以衛國也請我受師許之請納
質弗許曰信女足矣告於齊師曰孟氏魯之敵寧也
成已其弗能忍也請息有于齊齊師圍成或人
之飲馬于淄者曰將以厭衆魯成備而後告曰齊
師及齊師戰于汶臯齊子淵捷從洩聲子射之平
繇胸汰斬叱入者三寸聲子射其馬斬鞅聲子改駕
為駮突也而助之子車曰齊人也將擊子車子車射之
墮其御曰又之子車曰衆可懼也而不可怒也子車
從野洩叱之洩曰軍無私怒報乃私也將亢子又叱之
亦叱之冉豎射陳武子中手失弓而罵以告平子曰有
君子白皙鬢鬚眉甚口平子曰必子禮也無乃亢者對
曰謂之君子何敢亢之林雍羞為顛焉右下苑何忌取
其耳顏鳴去之苑子之御曰視下顛苑子刺林雍斷其
足鑿而乘於他車以歸顏鳴三入齊師呼曰林雍乘
以言圍者以大公也

成者孟氏之邑左氏曰齊侯將納公命無受魯貨貨申
豐適齊貨梁立據據受之言於齊侯曰羣臣不盡力

于魯君者非不能事君也據有異焉宋元公爲

魯君如晉卒于曲棘叔孫昭子求納其君無疾而死

不知天之棄魯邪抑魯君有罪於鬼神故及此也若

使羣臣從魯君以下師有濟也而繼焉茲無敵矣齊

侯從之使公子鉏仕居帥師從公圍成不書齊師者

景公怵雪佯於邪說爲義不終故微之也

納公若齊侯自行當書曰公及齊侯圍成善伐叛也
反惑幸臣之說使公子鉏帥師圍成公失國之君無
師衆亦當書曰公以齊師圍成公直書曰公書公圍
圍成惡齊受季氏之賂雖得其師不足以也書公圍

成則季氏之不臣昭公之不君齊侯之不能修方伯

連帥所類之職其罪咸具矣

公以梁丘據一言而止鄭陵之盟將以合諸侯云

公圍成書者見國內皆叛也齊侯將

爾而徒曰納公二年而無成則是取鄆而已矣故取
如據有魯國之士發制魯國之民而使昭公不得入
國也取鄆不書公而圍成不言取又以見昭公無德
於國無恩於民而魯人皆不附也既不書公以齊師
圍成又不言公及齊師圍成不書公而昭公終在
于鄆則齊景救患之功不足乎揚而昭公之主齊失
所因矣春秋凡公出在竟內而返不書至定公在國
而致圍成者所以著公之危弱攻私邑如敵國也昭
公已去國而不致圍成者所以存公如公之在國也
然昭公統孫自他國而返必書至唯自圍成而復居
于鄆則不言至亦以示內外之別也或謂昭公當討
意如不當急近利而圍孟氏之成夫當是時魯國
之民皆聽順於季氏成近於齊故能圍之猶不能取
况能入竟而討季氏之疆也定公圍成見家臣之疆也
昭公圍成不能得夫人心也定公圍成不能俟天聖
化也○**陳氏曰**穀梁云言圍大公也非也公失國而
圍成此小之甚
者不可謂大

明錄 四月師于尸氏戊辰王城人劉人戰于施谷

師敗

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鄆陵

鄆音專又市轉

鄆 魯公也 鄆陵謀納公也 鄆陵謀納公也 鄆陵謀納公也 鄆陵謀納公也

故齊侯矯爲此明盟以莒邾杞皆魯之與國也 王曰 齊

盟諸侯于鄆陵謀納公也 而公止居于鄆晉會諸侯之

大夫于魯亦謀納公也 而公終薨于乾侯蓋是特諸侯

之權不足以制大夫而梁丘據士鞅之奸與季氏表裏

故也 陳氏曰 此參盟也 參盟自齊桓以來未之有也 於

是再見其再見何晉不復主盟也 十六年齊徐邾莒嘗

盟於蒲隧十九年宋邾邾 嘗盟于轟則諸侯有不待

伯主而自盟會久矣於是始書以晉之不復主盟也 晉

不復主盟而後齊專盟矣 魯季氏曰 鄆陵之盟乃齊

侯微納公之大義以爲糾合之謀此于臧于沙之漸也
使能充此志則復北杏之業何難哉既而卒不能納公
則叛伯而已矣故陳氏得之春秋無貶詞亦望之也
公至自會居于鄆 公在外也 至自會道義不
朝則書至乃口誥稱王朝步自周至于豐豐去鎬京二十
五里而文武廟在焉故告于文武也昭公之居鄆則非

宗廟之所在矣。而昭公會郵陵如齊如乾侯。無不書至。若公之在國。春秋大義所以存君而厲臣。子忠義之心。銷亂賊悖逆之惡也。雖然。曾子問云。君去其國。太宰取羣廟之主以從。則昭公之去郵而返。亦或告于祖。爾矣。願季氏彊恃。專有魯國。當時史官阿附。必不書公至。吾聖人以所見之出而特志。耳。五書卒。必繫以居于郵。不言居郵。則疑於復國。

昭公

七月己巳。劉子以王出。庚午。次于渠。王城。人焚。劉丙午。王宿于褚氏。丁丑。王次于淮谷。庚辰。王入于胥靡。辛巳。王次于滑。晉知

蹤。趙鞅帥師納王。使女寬守闕塞。

九月庚申。楚子居卒。

左傳。九月。楚平王卒。令尹子常欲立子西。曰。太子壬病。其母非適也。王

王子建實聘之子。西長而好善。立長則順。建善則治。王順國治。可不務乎。子西怒曰。是亂國而惑君。王也。國有外援。不可瀆也。王有適嗣。不可亂也。敗親。速讎。亂嗣。不祥。我受其名。賂吾以天下。吾滋不從也。楚國何為必殺令尹。令尹懼。乃立昭王。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公羊傳。成周者何。不嫌也。穀梁傳。成周也。其言入何。周有入。无出也。

左氏曰。晉知音躒音趙鞅帥師納王入于成周。使成

公般音戍周而還。音旋。音一。言及之。何也。罪晉不臣而哀周

之衰也。晉為同姓。大國。爵為侯。伯。王盟於時。不能即逐子朝之黨。而安定之。二十三年。一圍郊而亟還。坐

視成敗。踰五年。然後以師納王。原情責實。不忠不臣之甚者也。若以納王之功而善之。則藏姦觀象。不忠

不臣者。勝矣。不曰入于京師者。京師衆大之稱。不可繫之

入也。其曰成周云者。黍離而次。不列于雅。降為國風

之意。而景王寵愛廢孽。魚列。弱其世適。嫡音。之罪著矣。

悼王既死。敬王即位。于外四年。始反正。于宗廟。不言

歸而言入者。言歸嫌。與即位。于內者。同。故變文。言入

以著。即位。于外也。賈氏曰。惠王出入。皆不書。襄王雖

書出。猶不書入也。於是悼王自皇。敬王自狄。泉。則肩

為皆書入。幸之也。王室亂矣。入無足。諱焉。爾。周武王遷九鼎。周公營以為

都是為王城。洛誥所謂。卜澗水。東瀍水。西雒。洛食者。

也漢洛陽縣周公營下都以遷殷頑民是為成周洛
誥所謂下溼水東亦惟洛食者也平王東遷定都于
王城于朝之亂其餘黨多在王城敬王畏之徙都成
周王城曰東都蓋以鎬京為周之西都

東對西而言也成周曰下都蓋以王城為洛之上都
下對上而言也時子朝據王城故王入于成周而居

左氏敘事以王入成周在子朝之後合依經正之
王為東王于朝為西王也然左傳記王入于莊宮

氏注莊宮在王城則敬王亦入王城矣二十二年
城成周蓋敬王畏子朝黨入王城而弗居遂定都成

周也天子之都必稱之曰京師故襄二十四年齊人
城郊而叔孫豹賀城書曰如京師三十二年城成周

晉人執宋仲幾亦曰執之于京師京師衆大之統會
天子之君必以衆大言之也悼王入王城敬王入成

周皆不稱京師而以地名書之著其衰弱不能自振
古列國之諸侯無以異耳其不稱京師者見天王之

失尊也其稱京師者示天下之當尊也
羊云其言入何不嫌也何休云不

嫌為篡然則於王蓋何以惜此義
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冬十月丙申王起

于尸十一月辛酉晉師克鞏乃召伯毛伯南宮豎
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宮豎奉周之典謂以

規陰忌奔宮以叛召伯逆王于尸及劉子單子盟
圍澤次于隄上癸酉王入于成周甲戌盟于襄宮

使成公般戍周而還十二月癸未王入于莊宮
使告于諸侯曰昔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

建母弟以蕃屏周亦曰吾无專享文武之功為後人之
迷敗顛覆而弱入于難則振救之至于夷王王愆于

身諸侯莫不並走其望以祈王身至于厲王王心矣
萬民弗忍居王于廟諸侯釋位以間王政宣王有志而

後效官至于幽王天不弔周王昏不若用愆發位
奸命諸侯替之而建王嗣用迂郊郭則是兄弟之能用

力於王室也至于惠王天不靖周生類禍心施于
惠襄辟難越去王都則有晉鄭咸黜不端以綴定王家
則是兄弟之能率先王之命也在定王六年秦人降
曰周其有頹王亦克能脩其職諸侯服享二世其職主
室其有間王位諸侯不圖而受其亂火至于靈王生而
有頹王其神聖無惡於諸侯靈王景王克終其世今王
室亂單旗劉狄判亂天下壹行不若謂先王何常之有
唯余心所命其誰敢討之帥羣不弔之人以行亂于王
室侵欲無厭規未無度賀瀆鬼神慢棄刑法倍奸齊盟
傲狠威儀矯誣先王晉為不道是攝是賡思肆其罔

茲不劫殺震湯播越在刑亦未未有攸底若我一二兄弟
甥舅獎順天法无助狡滑以從先王之命母速天罰故
圖不穀則所願也取盡布其腹心及先王之經而諸侯
實深圖之昔先王之命曰王后无適則擇立長年鈞以
德德鈞以下王不立爰公卿無私古之制也穆后及太
子壽早夭即世單劉贊私立少以間先王亦唯伯仲叔
季圖之閔馬父聞子朝之鮮曰文辭以行禮也子朝
于景之命遠晉之大以專其志無礼甚矣文辭何為
朝奔楚遠矣非也奔直奔也

取國有五利寵居一焉子朝有寵於景王為之黨者
衆矣卒不能立至於奔楚何也是非有出於人之本
心者不可以私愛是亦不可以私惡烏故非卒歸於
公而止矣景王寵愛子朝將斷於見是而天下不以
為是疎薄子猛將斷於見非而天下卒不以為非徒
設此心兩棄之也庶孽憑寵為羣小之所宗而人心

不附適音子恃正人心之所向而羣小不從故伯服
雖殺而平王亦不能復宗周之盛申生已死而奚齊
卓子亦不能勝里克之兵是兩棄之也景王不鑒覆
音車王猛子朝之際危亦甚矣春秋詳書為後世戒
可謂深切著明也哉并率召毛者明本在尹氏當先
誅首惡後治其黨尹氏獨欲立子朝耳兼言
召伯毛伯者敬王在外四年而後入則二子為之也
然則曷為不以二子首惡以二子首惡則有奉子朝
者矣皆卿士也單劉奉猛毛召奉朝將又莫知其誰
宜立也是故終始乎尹氏以二卿序尹氏之下則從
之者而已王氏曰子朝謀亂王室兵敗而奔夷
狄其罪不容誅矣然由二子所黨助故書曰尹氏召
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以者不以者也言子朝之罪
由二子所致也先書天王入于成周後書子朝奔楚
大夫子之能反正然後罪人咸服也尹氏出
卿秉政擅權書立朝書以朝奔楚者始終黨惡而不
後也奔不言出者篡賊逃竄以追天討无所出也故

帥師圍蒍使延州來季子聘于上國遂聘于晉以觀蒍
侯楚秀尹然工尹麇帥師救蒍左司馬沈尹戌帥師
子與王馬之屬以濟師與吳師遇于窮令尹子常以舟
師及沙汭而還左尹郤宛工尹壽帥師至于潛吳師不
能退吳公子光曰此時也弗可失也告轉設諸曰上國
有言曰不索何獲我王嗣也吾欲求之事若克季子雖
至不吾廢也轉設諸曰主可弒也母老子弱是無若我
何光曰我爾身也夏四月光伏甲於堀室而享王使
甲坐於道及其門門階戶席皆王親也夾之以鉞蓋者
獻鉞改服於門外執蓋者坐行而入執鉞者夾承之及
鉞以相授也光為足疾入于堀室轉設諸實劍於魚中
以進抽劍刺王鉞交於胃遂弒王闔廬以其子為卿季
子至曰苟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主社稷有奉國家無
傾乃吾君也吾誰敢怨哀死事生以待天命非我生亂
立者從之先人之道也復命哭墓復位而待吳公
子掩餘奔徐公子燭庸奔鍾吾楚師聞吾亂而還

此公子光使專諸弒之而稱國何也吳子壽夢有四
子長展兩反諸樊次餘側界反祭側界反次夷末次季札光諸樊
之子也僚夷末之子也諸樊兄弟以次相及必欲致

國於季子而季子終不受則國宜之光者也僚烏得

為君故稱國以弒而不歸獄於光其稱國以弒者吳

大臣之罪也大臣任大事事莫大於置君矣故君存

而國本定君終而嗣子立社稷嘉靖人無間去聲言此

秉政大臣之任伊召音邵之所以安商周相大甲召公

立康孔明之所以定劉漢也病篤召亮曰君才十倍

曹不若嗣子可輔則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若

涕泣曰臣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若

廢立進退出於羣小閹寺如字又音侍而當國大臣不預

焉如齊豎刁易牙立武子孟秦趙高立胡亥漢

類則將焉於虔反用彼相反息亮反矣此春秋歸罪大臣稱

國弒君之意其經世之慮深矣問公公子光嘗曰事若

也季子當如何國以弒季子自度其力有不能辦者故歸繫其身而
已矣使札有周公之才之美必討弒君之賊正借
之名奉周正朔以治吳國為萬邦之憲矣國
廢議而毀義也國國人莫敢言故謂之衆弒其君國
僚越光而代札是自禍也故賊不書主名國
稱國弒國大臣及臣民皆欲弒僚而還國於光也國
慶父子諸樊兄弟欲殺國季札而不可則當立光以
為君吳之大臣不立光而立僚故僚之弒不以光首
而公羊以僚為札之庶兄公羊傳及史記皆以光為
諸樊子而世本以光為夷昧
之子竊詳寺勢史記為是

楚 昭 殺其大夫卻宛卻宛作却死於阮反又於元反

為右領與費無極比而惡之令尹子常謂而信謗無極
諸卻宛焉謂子常曰子惡欲飲子酒又謂子惡令尹欲
飲酒於子氏子惡曰我賤人也若何無極曰令尹好甲
必來辱為惠已甚吾無以酬之若何無極曰令尹好甲
兵子出之吾擇焉取五甲五兵曰實諸門令尹至必觀
之而從以酬之及饗日惟諸門左無極謂令尹曰吾

禍子子惡將為子不利甲在門矣子必無往且此役也
吳可以得志子惡取賂焉而還又設群帥使沮其師曰
乘亂不祥吳乘我喪我乘其亂不亦可乎令尹使視卻
氏則有甲焉不往召郢將師而告之將師退遂令攻卻
氏且蕪之子惡聞之遂自殺也國人弗蕪令曰不蕪卻
氏與之同罪或取一編管焉或取一秉杆焉國人投之
遂弗蕪也令尹炮之盡滅卻氏之族黨殺陽令終與其
弟完及作與晉陳及其子弟晉陳之族呼於國曰郢氏
費氏自以為王專禍楚國窮寡王室蒙王與令尹以自
利也令尹盡信之矣國將如何令尹病之國君不
明故臣得專其威殺其大夫而莫之止也不亦甚乎然
而卻宛則有以取之有以取之者辟嫌不審也辟嫌不
審罪也詩云多兮侈兮成是南箕國持國人之悅
已而无見幾知人之明以立於无道之朝至於見殺宜
矣
○秋晉頃 士鞅宋 景 樂祁犁衛 靈 北宮喜曹 悼 人 邾

莊人 滕 悼 人 會于扈也宋衛皆利納公固請之范獻子

取貨於季孫謂司城子梁與北宮貞子曰季孫未知其
罪而君伐之請囚請亡於是乎不獲君又弗克而自出
也夫豈無備而能出君乎季氏之復天救之也休公徒
之怒而啓叔孫氏之心不然豈其伐人而說甲執冰以

游叔孫氏懼禍之溢而自同於季氏天之道也魯君守
齊二年而無成季氏甚得其民淮夷與之有十年之備
有齊楚之援有天之贊有民之助有堅守之心有列國
之權而弗敢宣也事君如在國故鞅以為難二子皆圖
國者也而欲納魯君鞅之願也請從二子以圍魯無成
死之二子懼皆辭乃辭小國而以難復

按左氏虐之會令成周且謀納公也宋衛皆利納公
固請之士鞅取貨於季孫謂樂祁北宮喜曰魯君守
齊三年而無成季氏甚得其民淮夷與之有十年之
備有齊楚之援有堅守之心有列國之權而弗敢宣
也事君如在國鞅以為難二子皆圖國者也而欲納
魯君請從二子以圍魯無成死之二子懼皆辭乃辭
小國而以難復文十五年諸侯盟于扈將為于偽魯
討齊齊侯賂之而不克討故在會諸侯賂而不序公

此謀納公亦以賂故不克納而諸國之大夫皆序何
也曰利於納公者宋衛之大夫也受賂而不欲納公
者獨范鞅主之耳又况成周之令行乎所以列序而
不略也以此見聖人取舍之天情而輕重審矣

士鞅謀納公而以貨解無賊者以令成周故也
霸圖不競苟有一善則為之匿諸隱而存之此春秋
所以扶衰亂也齊景為鄭陵之盟而梁丘據
入季氏之錦晉頃為魯之會而士鞅納季氏之貨二
君憤然無知以為魯之休戚無關於已孰知田常韜
禍於齊六卿伏憂於晉厝火積薪而不悟使二君能
為魯討賊亦足以籠晉內盜之膽也文十五年
之盟魯謀討齊商人弒舍之罪晉靈受其賂而弗克
討此年之會魯本非謀討意如但謀納昭公耳士鞅
受意如之賄而弗克納然皆發天討矣春秋序于扈
之大夫而無賂辭蓋以籍秦致諸侯之成于周猶能
踐成周之言故也抑亦聖人於所見之世直書見義
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
未知已之有罪焉尔

冬十月曹伯午卒。邾快來奔。

無大夫此何以書。以近書也。邾大夫也。邾婁

鄰國而聚其逋逃為過之甚。故悉書之以示譏也。

來奔從其類也。家氏曰：無其界我來奔。季孫宿始納之。

君。又誘人之臣使之叛其君。而已為之逋逃。主罪可勝

誅乎。快邾之無君也。二十一年黑肋以濫來復受之。而不

疑。推其无忌憚之心。亦何所不至。春秋詳書之。非誅叛人。實譏季氏也。

附錄 命不憚久矣。使君亡者必此。衆也。天既禍之。而

自福也。不亦難乎。猶有鬼神。此必敗也。嗚呼。為無望

也。夫其死於此乎。公使子家子如晉。公徒敗于且知。

戊言於子當曰。夫左尹與中廐尹莫知其罪。而子殺

之。以與諸讎。至于今。不巳。成也。惑之。仁者殺人。以掩

諉。猶弗為也。今吾子殺人以與諸讎。而弗圖。不亦異乎。

夫無極。楚之謫人也。民莫不知。去朝。吳出。蔡侯

太子建。殺車尹奢。屏主之。耳目。使不聰明。不然。平王

之。温惠其儉。有過成。莊無不及焉。所以不獲諸侯。亦

無極也。今又殺三不辜。以只大謗。幾及子矣。子而不

圖。將焉用之。夫鄆將師。矯子之命。以滅三族。國之良

也。而不憚位。吳新有君。疆場日駭。楚國君有大事。子

其危哉。知者除謗。以自安也。今子愛謗。以自危也。甚

矣。其惑也。子常曰。是瓦之罪。敢不良圖。九月巳未。子

常殺費無極。與鄆將師。盡滅其族。以說于國。謗言乃止。

公如齊 又。何饗焉。其飲酒也。乃飲酒。使宰獻。而請安。子

仲之子曰。重為齊侯。夫人曰。請使重見。子家子乃以君

出。禮君。宴大夫。使宰為獻。主此。公於大夫也。齊

侯請自安。不在坐也。子仲。魯公子。然十二年。謀逐季公

氏。不能而奔。齊今行。飲酒。禮而欲使重見。從宴。媒也。公

至自齊。居子鄆 如晉。據范。獻子之言曰。季氏有齊。楚之

援。然則齊固助季氏。安肯納公。孟懿子陽虎。伐

有征而無戰。而况敗乎。以君而伐臣。已褻其威。而况見

伐於其臣乎。陽虎。逆儔。不足責。仲孫何忌。嘗季於聖人

者也何乃昧於君臣之大義亦至于此極乎嘻可歎也

附錄

十二月晉籍秦致諸侯之戍于周魯人辭以難

敬王二十有八年晉頃十二齊景二十四魯靈二十

元年陳惠十六昭昭五鄭定十六卒曹聲公野

哀二十二年昭昭二魯昭昭元年春王三月葬曹悼公

○公如晉次于乾侯左傳春公如晉將如乾侯子家子

其造於竟弗聽使請逆於晉晉人曰天禍魯國君淹恤

在外君亦不使一个辱在寡人而即安於甥舅其亦使

逆君使公復于竟而後逆之穀梁傳公在外也

乾侯晉竟內邑後氏曰公一年如齊者再皆不見禮故

如晉也公既不見禮於齊又不得入于晉其窮辱如此

任氏曰齊晉大國也皆與季氏不恤昭公中國主明所

以在夷狄乎或問公孫于齊次于陽州公如晉次于乾

侯禮宜止于遠境乎昭公自不欲進乎抑齊晉之君阻

之而不使之前乎筆之之意安在胡氏曰次者止

而有待之意于陽州者不得入于齊也于乾侯者不得

見于晉也人君失國出奔而詳書其所安在見臣子不可

頃刻忘君公必欲知其所居之安與否也而進退去就

之是非亦自見矣季氏逐君不待我而惡自見聖人至

此全罪昭公之不君也昭公之春秋五書如晉

至河乃復傷其見拒於晉不得入而徒返也兩書如晉

次于乾侯傷其既不得入於晉亦不得返其國也書至

書復外雖見辱而內猶不失其國也書次則止於是而

已矣無可復之道矣次于陽州猶曰齊魯之竟也次于

乾侯進退維谷則羈旅之人耳書次于乾侯而後書在

乾侯是僅存喘息而已矣聖人汲汲於存公而屢書不

一書然昭公之跡愈遠愈微而愈不能自振亦可見矣

公之在齊猶有齊侯取鄆圍成之事晉頃拒而弗受略

無兄弟孔懷同惡相恤之義豈不重可嘆哉魯告晉矣

左傳記晉人云魯不告于晉去年謀納公是魯告晉矣

豈得証其

○夏四月丙戌鄭伯寧卒寧六月葬鄭定

公

附錄

左傳晉祁勝與郭緘通室祁盈將執之訪於司

馬叔游叔游曰鄭書有之惡直醜正實蕃有徒

无道立矣子懼不免詩曰民之多辟无自立辟姑已

若何盈曰祁氏私有討國何有焉遂執之祁勝賂荀

躒荀躒為之言於晉侯晉侯執祁盈祁盈之臣曰鈞

將皆死怒使吾君聞勝與緘之死也以為快乃殺之

公

公

公

公

公

公

夏六月晉殺祁盈及楊食我祁盈之黨也而助
亂故殺之遂滅祁氏羊舌氏初叔向欲娶於申公巫
臣氏其母曰子靈之妻殺向曰吾母多而庶鮮吾
氏矣其母曰子靈之妻殺向曰吾母多而庶鮮吾
兩鄉矣可無懲乎吾聞之甚美必有甚惡是鄭穆少
妃姚子之子子貉之妹也子貉早死无後而天鍾美
於是將必以是有大敗也昔有仍氏生女黶黑而甚
美光可以鑑名曰玄妻樂正后夔取之生伯封實有
豕心貪惓無厭忿類无期謂之封豕有窮后羿滅之
夔是以不祀且三代之亡共子之廢皆是有窮也女何
以爲哉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叔
向懼不敢取平公彊使取之生伯石伯石始生子容
而母走謂諸姑曰長叔姒生男姑視之及堂聞其聲
而還曰是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非是莫喪羊舌氏
矣遂弗視

秋七月癸巳滕子寧卒寧公作審

附錄 秋晉韓宣子卒魏獻子爲政分祁氏之田
以爲七縣分羊舌氏之田以爲三縣司馬彌牟

孟丙爲孟大夫樂霄爲銅鞮大夫趙朝爲平陽大夫
僚安爲楊氏大夫謂賈辛同馬烏爲有力於王室故
辛之謂知徐吾趙朝韓固魏戊餘子之不失職能守
業者也其四人者皆受縣而後見於魏子以賢卒也
魏子謂成鯨吾與也出縣人其以我爲黨乎對曰何
也戊之爲人也遠不忘君近不偏同居利思義在約
思純有守心而无滯行雖與之縣不亦可乎昔武王
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入姬姓之國
者四十人皆辛親也夫辛无他唯善所在親疎一也
詩曰唯此文王帝度其心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
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國克順克此比于文王其德
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心能制義曰度德正應和
曰莫照臨四方曰君慈和徧服曰順擇善而從之曰
賞慶刑威曰君慈和徧服曰順擇善而從之曰比經
緯天地曰文九德不愆作事无悔故襲天祿子孫賴
之主之辛也近文德矣所及其遠哉賈辛將適其縣
見於魏子魏子曰辛來昔叔向適鄭駸駸惡欲觀叔
向從使之收器者而往立於堂下一言而善叔向將
飲酒聞之曰必驥明也下執其手以曰昔賈大夫
惡娶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臯射雉獲之其
妻始笑而言賈大夫曰才之不可以已我射不能射
遂不言不笑夫今子少不矧子若无言吾幾失子矣

言之不可以已也如是遂如故知今女有力於王室
吾是以卒汝行乎敬之哉母隨乃力仲尼聞魏子之
卒也以為義又聞其命賈辛也以為忠詩曰未言配
命自求多福忠也魏子之卒也義其命也忠其長有
後於晉
國乎

冬葬滕悼公曾氏曰公不在國凡喪葬之禮皆季氏專
之也王氏曰諸侯之葬魯往會之則書昭
公在外季氏使人會諸
侯之葬以結外後也

附錄

左傳

冬梗陽人有獄魏戊不能斷以獄上其大
宗賂以女樂魏子將受之魏戊謂閻沒文寬曰

主以不賄聞於諸侯若受梗陽人賄莫甚焉吾子必
諫皆許諾退朝待於庭饋入召之比置二歎既食使
坐魏子曰吾聞諸伯叔諺曰唯食忘憂吾子置食之
間三歎何也同辟而對曰或賜二小人酒不夕食食
之始至恐其不足是以數中置自咎曰豈將軍食之
而有不足是以再歎及饋之畢願以小人腹為君
子之心屬歌而已
獻子辟梗陽人

戊

七年二十有九年晉頃十三齊景二十五衛靈二十

陳惠十七昭悼五宋景四魯閔左一春公至自乾侯居于

哀二十四昭三魯閔左一齊侯使高張來唁公春公

至自乾侯處于鄆齊侯使高張來唁公林主君子家子

曰齊卑君矣君祗辱焉公如乾侯設祭傳唁公不得入
於魯也張高偃子唁公至晉不

見受言來者居運從國內辟

遣使跡吏來唁言公居鄆猶以魯志也故林來焉

經者罪齊侯不能修方伯連帥所類之職也昔狄人

迫逐黎侯黎侯寓于衛衛人弗恤黎之臣子勸其君

以歸而賦式微其一章曰微君之故者以事求人而

人不有其事是謂微君之故若昭公見逐出奔而齊

莫之討淹恤日久而齊莫之納微君之故矣其二章

曰微君之躬者以身下人而人不有其身是謂微君

之躬若齊侯設禮以享而使宰獻儀禮聘禮大夫聘

籩豆遣使來唁而稱主君禮記聘禮大夫聘公於大夫微君之躬矣諸

侯失國託於諸侯禮也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正也齊

之先世嘗主夏盟而太公受先王五侯九伯之命矣

魯為鄰境甥舅之國也昭公朝夕立於其朝魯不能

陳師境上討意如逐君之罪而遣使唁公豈得禮乎

家語曰言虛禮也禮記聘禮大夫聘歸言衛侯婦人之事

也齊晉大國亦止唁公而不能討意如之罪春秋書

言譏之也莊氏曰肅獻公出奔齊威如齊言衛侯

春秋不書以是為不足書也而昭公之孫齊侯野井

之言高張之唁晉荀躒之唁莫不悉書所以譏齊晉

之徒能唁公而不能納公也齊侯始親唁猶有恤患

之意今使高張來而弔其至晉不見受

且比公於大夫適以貶公而已矣益哉

禮記聘禮大夫聘三月巳如京師殺召伯及

夏五月庚寅王子趙車入于鄆以叛陰不佞敗之

公如晉次于乾侯左傳平子每歲賈馬具從者之衣履

不歸馬衛侯來獻其乘馬曰啓服整而死公將為之積

子家子曰從者病矣請以食之乃以帟裹之公賜公

羔裘使獻龍輔於齊侯遂入羔裘齊侯喜與之陽穀公

衛公為之生也其母偕出公衛先生公為之母曰相與

偕出請相與偕告三日公為生其母先以告公為為兄

公私喜於陽穀而思於魯曰務人為此禍也且後生而

為兄其証也久矣乃黜之而以公衛為太子左傳

書次于乾侯復不見受也禮記聘禮大夫聘齊侯比公于大夫

故復如晉冀晉見恤也而晉復不受故次于乾侯諸侯

出奔狼狽未有如公之甚者禮記聘禮大夫聘竊疑意如剛忍

李必无歸馬之事昭公居鄆四年始適乾侯鄆猶未潰

而左氏云每歲歸馬於乾侯不亦謬乎脫有是事亦鄭

莊射王中冓使祭足勞王且問左右之類耳加刃於人

而以手撫之此小人之欲掩其惡者也又云昭公黜公

子務人而以公衛為太子是時昭公

在外无宗廟朝廷何暇易太子乎

夏四月庚子叔

詣卒詣五計反皆无公也是天命也非我罪也公而○秋七月

附錄左傳秋龍見于絳郊魏獻子問於蔡墨墨曰吾聞

曰人實不知非龍實知古者畜龍故國有豢龍氏有

御龍氏獻子曰是二氏者吾亦聞之而不知其故是

何謂也對曰昔有膠叔安有裔子曰董父實甚好龍

能求其者欲以飲食之龍多歸之乃擾畜龍以服事

帝舜帝賜之姓曰董氏曰豢龍封諸騶川騶夷氏其

後也故帝舜氏世有畜龍及有夏孔甲擾于有帝帝

賜之乘龍河漢各一各有唯旌孔甲不能食而未獲

豢龍氏有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李擾龍于豢龍

氏以事孔甲能飲食之夏后嘉之賜氏曰御龍以

豕韋之後龍一唯死潛醢以食夏后夏后饗之既而

使求之懼而遷于魯縣范氏其後也獻子曰今何故

无之對曰夫物物有其官官修其方朝夕思之一日

失職則死及之失官不食官宿其業其物乃至若泯

棄之物乃抵伏鬱湮不育故有五行之官是謂五官

實列受氏姓封為上公祀為貴神社稷五祀是尊是

奉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

冥土正曰后土龍水物也水官棄矣故龍不生

然周易有之在乾三三之姤三三曰潛龍勿用其人三

有悔其坤三三曰見龍無首吉坤之剝三三曰龍戰于
野若不朝夕見誰能物之獻子曰祀稷五祀誰氏之
五官也對曰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脩曰熙實
能金木及水使重為句芒該為蓐收脩及熙為玄冥
世不失識逐濟窮桑此其王祀也顓頊氏有子曰犁
為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為后土此其二祀也后
土為社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為稷自夏以
上祀之周棄亦為
稷自商以來祀之

冬十月鄆潰公羊傳邑不言潰此其言潰何郭之也曷

不相得也上下不相得則惡矣亦
譏公也昭公出奔民如釋重負

民逃其上曰潰氏專魯民不輔公故鄆潰自是昭

公削迹於魯尺地一民皆非其有矣公之出奔處鄆

四年民不見德亡無愛徵知陵反至於潰散豈非昏迷

不返自納於魯音古獲反胡化陷才性穿反之中其從才用

者又皆艾與魚列反殺其民視如土芥其下不堪所以

潰歟小邑復使潰散德之不建如此之甚然則去

宗廟社稷出奔而猶不惕然恐懼斬改過以補前行

下孟之愆也自棄其矣欲不亡得乎噫故書以為後

世戒言鄭非魯地也又書鄭潰則民之不與昭公可

知皆深罪昭公之意之出居於鄭而鄭潰見魯民皆叛但知畏季氏也

昭公或謂意如問公如乾侯其民而心不忘昭公則雖

誘之使叛其民亦必深思遠念而不敢叛去也燕樂

其地未期年而王孫賈一呼齊人皆袒右攻賊以季

念其君何出豈非昭公失民既久而若是耶然則

民之見誘於季氏實以耳濡目染有素而非一朝

故也

附錄 冬晉趙鞅荀寅帥師城汝濱遂賊晉國

晉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晉國將守唐叔之所受法度

是以能守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貴

之官為被廬之法以為盟主今棄是度也而為刑罪

民在罪矣何以尊貴貴何業之守貴賤无序何以為

以為法蔡史墨曰范氏中行氏其亡乎中行寅為下

卿而干上令擅作刑器以為國法是法姦也又加范

氏焉易之亡也其及趙氏趙孟

昭 敬王三十年 晉頃十四卒 齊景二十六 衛靈二十

春 王正月 公在乾侯 左傳 不先書

公且微過也 穀梁傳 中國不存公存公故也 同

公去社稷于今五年每歲首月不書公者在魯四封

之內則無道而非其所也至是郵潰客寄乾侯非其所矣歲首必書公之所在者蓋以存君不與季氏之專國也國氏曰此時郵渚公無所容寄在乾侯既非其言公在乾侯向正月以存公也曷為存公公在外也公在外久矣曷為於此乎存公居于郵有魯也在乾侯無魯也公雖無魯魯不可以無公向曰居今曰在向也魯而今也晉一民莫得使焉尺地莫得有焉人故曰乾侯之君耳而春秋則以為吾君也郵潰而遂不反故書公在乾侯郵之書居乾侯書在內外之別也王氏曰天子所在稱居王者以天下為家示無外也故哀王奔鄭曰出居于鄭諸侯在其國稱居寄他國稱在示有尊也故昭公於郵稱居於乾侯稱在而罪臣子譏諸侯之意具矣因朝正之時而書公所在則存君父罪臣子譏諸侯之意皆可具見也唐武后廢遷中宗革命自立史臣列于本紀欲著其罪而君子以為非春秋之法其言曰天

下者唐之天下中宗受之於其父武后安得絕先君

之世復反繫嗣君之年黜武氏之號自以為竊取

春秋之義信矣八年春秋每歲必書公之所在不與季氏之專國也唐史列武后于本紀欲不沒其實以著其惡竊以為不然中宗之有天下受之於高宗天下者言之天下也武氏安得而問之復繫嗣聖之年黜武氏之號竊取春秋之義雖獲罪於君子而不辭也魯氏曰經書公在楚一公在乾侯二皆於正月以存公也左傳云不先書郵與乾侯非

公其徵過也非也向者公雖去國然猶居郵古人所謂君在竟內則猶君也是以不歲首書郵耳去年公如晉次于乾侯但是暫時次止之名猶以郵為居自然不得書公在乾侯也今郵又潰散公無所入羈旅他國非其有故書公在以繫一國之事是聖人至意深淺各有所出豈但徵過哉公雖有過不若季氏之悖也其寧縱釋季氏專攻公身而已魯氏曰杜氏云釋不朝正于朝天魯之諸君不朝正者多矣惟哀公為季宿擅其國而不得入昭公為景如所逐越在他

公之留于楚昭公之次乾侯則書公所在者蓋哀公

為季宿擅其國而不得入昭公為景如所逐越在他

公之留于楚昭公之次乾侯則書公所在者蓋哀公

為季宿擅其國而不得入昭公為景如所逐越在他

公之留于楚昭公之次乾侯則書公所在者蓋哀公

為季宿擅其國而不得入昭公為景如所逐越在他

公之留于楚昭公之次乾侯則書公所在者蓋哀公

為季宿擅其國而不得入昭公為景如所逐越在他

竟故特志所在以繫臣民之望也或謂春秋不與季氏以頌朔夫昭公自二十五年奔竄在外不朝正頌朔于今五年意如攝祭專國之罪不書而自見矣何獨至是始書哉

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八月葬晉頃公

晉頃公卒八月葬郊游吉弔且送葬魏獻子使士景伯詰之曰悼公之喪子西弔子矯送葬今吾子无貳何故對曰諸侯所以歸晉君禮也禮也者小事大。大宇小之謂事大在其時命字小在恤其所無以故邑居大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唯嘉好聘饗二軍之事於是乎使卿。晉之喪事故邑之間先君有所助執紼矣若其不問雖士大夫有所不獲數矣大國之惠亦慶其加而不討其多明底其情取備而已以為禮也。靈王之喪我先君簡公在楚我先大夫印段實往。故邑之少卿也。王吏不討恤所無也。今大夫曰女盍從舊舊有豐有省不知所從從其豐則寡君勿弱是以不其從其省則吉在此矣。在大夫圖之晉人不能詰。是時公在晉地不弔其喪不送其葬者昔不受公公亦淹恤在外不能備其禮也。○冬十有一月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

吳子使徐人執掩餘使鍾吾人執燭庸。二公子奔楚。楚子大封而定其徒使監馬尹大心逆吳公子。使居養焉。尹然左司馬先尹成城之取於城父。與之將以害吳也。子西諫曰吳光新得國而親其民視民如子辛苦同之將用之也。若好吾邊疆使柔服焉猶懼其至吾又疆其讐以重怒之無乃不可乎。吳周之宵商也而棄在海濱不與船通。今而於大比于諸華光又甚文將自同於先王不知天將以為虐乎。使翦喪吳國而封大異姓乎其抑亦將卒以祚吳乎。其終不遠矣。我盍姑億吾鬼神而寧吾族姓以待其歸。將焉用自播揚焉。王弗聽。吳子怒冬十二月吳子執鍾吾子遂伐徐防山以水之。已卯城徐徐子章禹斷其髮攜其夫人以逆吳子。吳子啗而送之使其逐臣從之。遂奔楚。楚流尹成帥師救徐弗及。遂城夷使徐子處之。○徐子各為初已。吳景吳子啗而送之。非能自奔也。○齊滅譚。楚滅弦。狄滅溫。君奔皆不名者強暴加於小弱力不能勝而奔義未絕也。諒於天子方伯則理可伸而國可復。豈可遽絕之哉。章羽既已服吳而後奔楚則既降矣。安有與復之志哉。故名之以著其絕也。○陳。奔。其。甚於被兵者也。雖不死社稷猶不名也。其各徐子臣吳而後奔也。或國有三辭以歸臣之之辭也。奔猶弗臣之辭也。不言歸若奔死之之辭也。是故奔者不必名以

歸而後名之徐子不名則疑於譚子弦子温子矣

附錄

也而恐其使余往也又惡人之有餘之功也今

余將自有之矣伐楚何如對曰楚執執政衆而取莫適

任患若為三師以肄焉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

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闔廬從之楚於是乎始病

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闔廬從之楚於是乎始病

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闔廬從之楚於是乎始病

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闔廬從之楚於是乎始病

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闔廬從之楚於是乎始病

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闔廬從之楚於是乎始病

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闔廬從之楚於是乎始病

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闔廬從之楚於是乎始病

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闔廬從之楚於是乎始病

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闔廬從之楚於是乎始病

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闔廬從之楚於是乎始病

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闔廬從之楚於是乎始病

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闔廬從之楚於是乎始病

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闔廬從之楚於是乎始病

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闔廬從之楚於是乎始病

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闔廬從之楚於是乎始病

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闔廬從之楚於是乎始病

弗亡君之惠也死且不朽若得從君則歸則固臣之願也敢有異心

左氏曰晉侯將以師納公士鞅曰若召季孫而不來

則信不臣矣然後伐之若何晉人召季孫鞅使私焉

曰子必來我受其無咎意如出君不事專有魯國晉

實主盟不能致討而寵以會禮不亦悖哉或曰季孫

事君如在國未知其罪而君伐之是昭公之過也則

非矣行貨齊晉使不納公禱於煬宮求君不入及其

復也猶欲絕其兆域加之惡謚安在乎事君如在國

猶曰未知其罪乎齊晉不能誅亂禁姦悖君臣之義

不知其從自及也陸渙以謂逐君之臣晉不之罪而

反與為會書曰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晉侯之為

能內外也昭五吳闔廬四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于適歷將以師納公范獻子曰若召季孫而不來則信

不臣矣然後伐之若何晉人召季孫鞅使私焉曰子

必來我受其無咎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荀躒曰

寡君使躒謂吾子何故出君有君不事周有常刑子其

圖之季孫練冠麻衣跣行伏而對曰事君臣之所不得

也敢逃刑命君若以臣為有罪請囚于費以待君之察

也亦唯君若以先臣之故不絕季氏而賜之死若弗殺

也亦唯君若以先臣之故不絕季氏而賜之死若弗殺

也亦唯君若以先臣之故不絕季氏而賜之死若弗殺

也亦唯君若以先臣之故不絕季氏而賜之死若弗殺

也亦唯君若以先臣之故不絕季氏而賜之死若弗殺

也亦唯君若以先臣之故不絕季氏而賜之死若弗殺

也亦唯君若以先臣之故不絕季氏而賜之死若弗殺

也亦唯君若以先臣之故不絕季氏而賜之死若弗殺

也亦唯君若以先臣之故不絕季氏而賜之死若弗殺

主可見矣苟躒之為人臣可知矣此不待敗絕而

惡見音現者也得春秋所書之意矣君而納邾快黑

卒大夫會葬一宋滕薛晏然如一君矣君在外雖

有事不書必有諸侯之事而後書故文公在晉教

垂隴襄公在晉宿會邢丘皆伯令也昭公在乾侯意

如會適歷非諸侯之事也則何以書以晉之釋君

助臣也士鞅會諸侯之大夫于臺將以納公取貨于

季孫而遂不果苟躒復為此會昭公所以死于外也

襄昭之際大夫無君之禍晉人為之也書公如晉次

于乾侯公在乾侯意如會晉荀躒干適歷公薨于乾

侯皆罪晉之辭也昭公在外託於齊晉

而皆不果納未嘗不嘆世道之薄而亂賊之無所懼

也夫以臣逐君意如之罪易見也昭公奔朔二國其

情亦可矜也苟有人心者孰不憤意如而感昭公而

况齊晉乎齊大國也鄭陵之會四國同之伐季氏以

納昭公何不可之有而所以不克納公者則以梁丘

據之受賂也晉盟主也臺之會六國同之伐季氏以

納昭公尤易為力而所以不克納者以士鞅之取貨

也自其為義之心不勝其貪利之心而其為義者不

勇矣此齊晉納公之謀所以姑為之名而卒之無功

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晉侯使荀躒唁公於

乾侯晉侯使荀躒唁公於

言矣君必逐之荀躒以晉侯之命唁公且曰寡君使躒

先君之好施及亡人將使歸糞除宗祀以事君則不能

見夫人已所能見夫人者有如河荀躒掩耳而走曰寡

君其罪之恐敢與知魯國之難臣請復於寡君退而謂

季孫君怒未怠子姑歸祭子家子曰君以一乘入于魯

師季孫必與公歸公欲從之殺從者齊公不得歸

言公不得入魯也曰既為君言之矣不可者意如

也國使荀躒言公于乾侯言大國盟士皆不能討亂無

晉侯使荀躒言公于乾侯言大國盟士皆不能討亂無

助順向正之意也荀躒既會季孫于滴歷復以

晉侯之命信公于乾侯蓋季孫有不納公之言故荀躒

信公之不得入必使荀躒然後意如之陰交其臣陽信其

夫不恤見逐之君而信不臣者之言陰交其臣陽信其

君空言無實卒使六卿之疆遂分○秋華薛獻公

晉國而有之則晉侯亦魯侯而已○秋華薛獻公

左司馬馬成右司馬籍帥師救弦及

豫章吳師環始用子胥之謀也

冬黑肱以濫來奔肱公作弓

可木慎也如是其有所有各而不如其已是以地叛雖賤

必書地以名其人終為不義弗可滅已是以地叛雖賤

思禮行則思義不為利回不為義或或求名而不得或

欲蓋而名章懲不義也齊豹為狗司寇守嗣大夫作而

不義其書為盜却庶其甚苦年夷黑肱以土也出來食

而已不求其名賤而必書此二物者所以懲肆而去貪

也若艱難其身以險危大人而有名章徹攻難之士將

奔走之若竊邑然君以激大人利而無名貪肩之民將

力焉是以春秋書齊豹曰盜三叛人名以懲不義數惡

無禮其善志也故曰春秋之稱微而顯統而辨上之人

能使昭明善人勸焉淫人懼焉是以君子貴之

文何以無邪妻通監也曷為通監賢者子孫宜有地也

賢者孰謂謂叔術也何賢乎叔術讓國也其讓國柰何

春秋卷十二

齊侯

公于乾侯言大國盟士皆不能討亂無

助順向正之意也荀躒既會季孫于滴歷復以

晉侯之命信公于乾侯蓋季孫有不納公之言故荀躒

信公之不得入必使荀躒然後意如之陰交其臣陽信其

夫不恤見逐之君而信不臣者之言陰交其臣陽信其

君空言無實卒使六卿之疆遂分○秋華薛獻公

晉國而有之則晉侯亦魯侯而已○秋華薛獻公

左司馬馬成右司馬籍帥師救弦及

豫章吳師環始用子胥之謀也

冬黑肱以濫來奔肱公作弓

可木慎也如是其有所有各而不如其已是以地叛雖賤

必書地以名其人終為不義弗可滅已是以地叛雖賤

思禮行則思義不為利回不為義或或求名而不得或

欲蓋而名章懲不義也齊豹為狗司寇守嗣大夫作而

不義其書為盜却庶其甚苦年夷黑肱以土也出來食

而已不求其名賤而必書此二物者所以懲肆而去貪

也若艱難其身以險危大人而有名章徹攻難之士將

奔走之若竊邑然君以激大人利而無名貪肩之民將

力焉是以春秋書齊豹曰盜三叛人名以懲不義數惡

無禮其善志也故曰春秋之稱微而顯統而辨上之人

能使昭明善人勸焉淫人懼焉是以君子貴之

文何以無邪妻通監也曷為通監賢者子孫宜有地也

賢者孰謂謂叔術也何賢乎叔術讓國也其讓國柰何

此者乎。誅類之時。天子死。叔術起而致國于夏。父當此之時。叔婁人常被兵于周。曰何故死吾天子。通濫則文何以無叔婁。天下未有濫也。天下未有濫。則其言以濫來奔。何叔術者。賢大夫也。絕之。則為叔術不欲絕。不絕則世大夫也。大夫之義不得世。故於是推而通之也。則其不言叔黑肱何也。別乎叔也。其不言濫子何也。非天子所封也。來奔內不言叛也。杜氏曰。黑肱。大夫也。濫東海昌慮縣。不書叔。史闕文。襄陵許氏曰。叔快。黑肱相繼來奔。季孫當國。以類至也。○劉氏曰。公羊云。通濫非也。以叔術為賢。賢既不足。又懸隔數十世之外。而通濫君之黑肱。乃使當有國。誰能信之乎。唐陳氏曰。不曰叔史闕文。二傳不言其闕。互相穿鑿。王氏曰。二傳皆云。叔黑肱。而公穀經文不係叔者。闕文耳。且有習於公穀而不得其義者。或以為通濫為國。或以為別乎叔。皆妄說也。齊楚大國。且未嘗分其地。以封子弟。况最爾之叔乎。苟別於叔。而自為國。又何為於地。以溫。他國乎。惟左氏所引經文。則曰。叔黑肱。故咬。趙纂列傳。亦加叔字。今左傳所附之經。則杜預別以經文。然齊字。不可以為非齊之高厚也。或者又謂濫乃天子之命吏。此尤穿鑿之臆說。夫王吏守地。而黑肱乃天子之矣。何為奔於諸侯。邪。豈以二百四十年。則得自專其地。

守土之使。僅一見也。二傳又何。以皆於濫。李氏曰。此條大列本只與無其年。毛書法同。左氏注。但左氏於齊豹書盜之說。先儒多不取。已見衛黎下。注獨黑肱不繫叔。杜氏謂闕文亦是。公羊通濫之事。出於傳聞。不可信。劉敞極非之。是矣。然穀梁亦曰。別乎叔也。注曰。叔以濫邑封黑肱。故別之。若國。陳氏亦曰。不係之。叔濫嘗自別於叔也。○十有一月辛亥朔日有食。家又本公羊。蓋未可據。

之墨曰。吾夢如是。今而日食。何也。對曰。六年及此月也。吳其入郢乎。終亦弗克。入郢必以庚辰日月。在辰尾。庚午之日。始有謫。火勝金。故弗克。○十有一月。春王正月。三十有一年。昭定二。齊景三。十八。南靈二十五。相悼六。宋景七。秦哀一。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左傳言不能用人也。薛氏曰。公居乾侯。而大夫出會。城成。周晉侯之令。固行於魯也。公之不入。孟之罪也。○河氏曰。左傳之說。非也。以三十年始居乾侯。春秋歲歲書之。傳亦歲歲為說。說之。盡異。此不知春秋之本意也。設公今歲未死。明年正月亦書取闕也。曷為不繫乎。叔婁之邑之復。以何事為解乎。

也。國名曰。闕。魯地。在東平。頃昌縣東南。公居乾侯。遣人誘闕而取之。昭公之難。叔孫如闕。定元年。季孫使從。如闕。公氏將。滿焉。此魯地。而公取之也。志公在外。而得邑於季氏。雖復得之。如取諸外也。昭公之難。季氏所逐。而書取。鄭取闕。以見季氏據國。公无尺土矣。雖得魯邑。猶取之於外云。爾家氏曰。闕者。魯羣公墓之所在。公不得奉宗廟祭祀。而先君墳墓所在。特以取書者。賊臣據國。拒君之罪。屢書特書。致討於季氏也。公羊云。不繫邾。邾諱亟。亟也。凡春秋書取地。而不繫國。公羊皆以爲邾。邾邑而諱亟。抑何諱邪。魯季氏曰。闕者。魯人寄乾侯。久矣。非有兵力。可以得邑也。所以取闕者。魯人以闕。魯微邑。此說疑得之。公羊以爲邾。邾者。非也。夏吳伐越。自楚。庚辰。越始用師於越也。史墨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吳一見。今年而吳伐之。夷狄相攻。本不足道。見吳越之事始也。○秋七月。○冬。仲孫何忌會晉。定韓不信。齊景高張。宋景仲幾。衛靈世叔。申鄭獻。國。齊曹。曹人。莒郊人。薛襄人。杞悼人。小邾人。城成周。

世叔。魯作大夫。莒人下。公。有邾。邾人。魯有邾人。八月。王使富辛與石張如晉。請城成周。天子曰。天降禍於周。俾我兄弟並有亂心。以爲伯父憂。我一二親。雖不皇啓。慶於今十年。勤戍五年。余一人无日忘之。閱焉。如農夫之望歲。懼以待時。伯父若津。大惠復二文之業。弛周室之憂。徵文武之福。以固盟主。官昭令各則宗一人有大願矣。昔成王合諸侯。成周以爲東都。崇文德焉。今我欲徵福。假靈於成王。維成周之域。律戍人。无勤。諸侯用。寧。整。賊。遠。奔。晉。之。力。也。其。委。諸。伯。父。律。伯。父。重。圖。之。俾。我。一。人。無。散。怨。於。百。姓。而。伯。父。有。祭。施。先。王。庸。之。范。獻。子。謂。魏。獻。子。曰。與。其。戍。周。不。如。城。之。天。子。實。云。雖。有。後。事。晉。勿。與。知。可。也。從。王。命。以。紓。諸。侯。晉。國。无。憂。是。之。不。務。而。又。焉。從。事。魏。獻。子。曰。善。使。伯。音。對。曰。天。子。有。命。敢。不。奉。承。以。奔。告。于。諸。侯。遲。速。衰。序。於。是。焉。在。冬。十。一。月。晉。魏。舒。韓。不。信。如。京。師。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尋。盟。且。令。城。成。周。魏。子。南。面。衛。彪。後。曰。魏。子。必。有。大。咎。干。位。以。令。大。事。非。其。任。也。詩。曰。敬。天。之。怒。不。敢。戲。豫。敬。天之。渝。不。敢。馳。驅。况。敢。干。位。以。作。大。事。乎。已。丑。士。弥。牟。營。成。周。計。十。數。揣。高。甲。度。厚。薄。以。令。溝。洫。物。土。方。議。遠。近。墾。事。期。計。徒。庸。慮。材。用。書。餼。糧。以。令。役。於。諸。侯。屬。役。賦。文。書。以。授。帥。而。效。諸。劉。子。韓。簡。子。臨。之。以。爲。成。命。天子。微。諸。侯。不。享。觀。天。子。之。在。者。惟。祭。與。號。故。諸。侯。

之大夫相帥以城
此變之正也

天子有道守

在四夷德及遠今至於城王都可以

不書乎

守在四夷今吳是懼而城於郢守已小矣畢

不獲能無亡乎夫諸侯而城其國都其守已小况天

子以四海為家而動天下之眾以築千雉之城不務

其遠者大者而僅守至近之地亦可嘆也故不書諱

夫而但曰城成周正其本也會于狄泉尋盟不書諱

之也亭堂胡氏曰諸侯大夫承天子之命而往城焉

无所貶也故大夫不稱人未有可與者故其辭平而

不復曰周室雖衰諸侯猶勤不曰城京師而曰

城成周者京師衆大之稱成周地名也與列國等矣

之敬王徙都成周自王城而遷故因諸人夫

以見王室之衰同於列國黍離降為國風之意臨川

城完固子朝據王城敬王居狄泉晉師納王然後王

入于成周子朝棄王城奔楚王畏子朝餘黨尚多

不居王城而留居成周成周乃周公遷殷頑民之地

其城祀惡故諸侯以兵戍之至此晉率諸侯城成周

之後始徹諸侯之戍陳諸侯有事於京師如隱

六年歸粟宣十五年成二年十六年獻捷皆不書信

書也以是為常事也書城成周王使請而後城之是

非常也魏舒南面韓不信專執于京師宋仲幾不受

功齊高張後大夫之無王甚矣成周京師之

所在也王之師都曰京師其地曰成周諸侯謂之王

室其大皆京師也事之大者莫若城京師而諸侯不

至大夫于役可見天王之失政諸侯之不臣而大夫

之專恣也公為旅人何忌不能從季氏逐君

向忌不能去罪大矣雖受晉命而城成周亦无補於

過也此實觀文知罪不待貶絕而惡見者也

晉自城虎牢以來有城杞城成周書法雖若无

異然城杞之下書士鞅來聘杞子來盟則私親之意

已著矣書城成周於天王入成周之下則雖非盛時

之美事終是情出於公亦衰世之幸也胡氏但傷成

周之等於列國而未嘗議列國之城成周蓋与公朝

于王所意同得之矣若薛氏陳氏重貶諸大夫則已

甚之責也惟謝氏曰諸侯不勤王事久矣當王室危

弱之時列國乃能從王命以安王室善之大者也書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城成周善之也可從

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

公傳十二月公疾偏賜大夫不受賜子家子雙

虎一環一璧輕服受之大夫皆受其賜已未公薨子家子反賜於府人曰吾不敢逆君命也大夫皆反其賜書曰公薨王乾侯言失其所也趙簡子問於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諸侯與之君死於外而莫之或罪也對曰物生有兩有三有五有陪貳故天有三辰地有五生季氏以貳魯侯為曰久矣民之服焉不亦宜乎魯君世從其失季氏世脩其勤民忘君矣雖死於外其誰殺之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自古以然故詩曰高岸為谷深谷為陵二后之姓於今為庶主所知也周易卦雷乘乾曰大壯三天道也昔成季友相之季也文姜之愛子也始震而卜卜人謂之曰生有嘉聞其名曰友為公室輔及生如卜人之言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名之既而有大功於魯受費以為上卿至於文子武子世增其業不廢舊績魯文公薨而東門遂殺適立庶魯君於是乎失國政在季氏於此君也西公矣民不知君何以得國是以為君慎器與各不可以為人

諸侯失國出奔者衆矣鄭伯突為祭側界仲所逐而

出奔入于爨而復國衛侯衍苦且反為孫甯所逐而

出奔入于夷儀而復國昭公在外八年終以客死為

天下笑何也祭仲雖專而世權不重於季氏衛侯失

國猶夫人也而有推通回挽之者所以雖失而復扶

反得也魯自季友受費秘音以為上卿至於意如專執

國命四世矣其臣皆季氏之字也季氏曰季信也其

民皆季氏之獲也而昭公有一子家駒言不見聽計

不行也不能復國宜矣故春秋詳錄其所因為後世

之戒公雖失國然每歲之首月必書公在乾侯誅意

如也書齊侯取鄆公圍成鄆潰絕昭公也為人臣者

觀每歲必書公所在必不敢萌跋扈不臣之心

扈猶疆梁也 為人君者觀春秋所書圍成鄆潰

知社稷之無常奉也社稷則變置亦必少警矣嗚呼

可謂深切著明者矣昭公七年於外齊晉不

之政柄各授於大夫黨同伐異皆為季氏之所為其

君畏偏而不敢欬然意如攝祭而不敢篡亦由周公

忠義之澤流入人心猶未忘耳

惠公奔齊則立公子黔牟衛孫林父甯殖逐獻公而

獻公奔齊則立公孫剽意如逐昭公魯國八年无君

意如非惟不取如田和三晉之篡立亦不敢別立君

者良以魯秉周禮義之在人者深是以猶懼公議

之或見討而未敢肆无忌憚也然史墨之言謂魯民

忘君而君臣無常位專於真昭公而略無一語責意

如與師曠之所論衛獻者無異此可以傲乎人君

而非所以告為臣者也率天下之疆臣而為篡奪之

謀者未必非此言昭公也且真器與各此可以責魯之

先君而非所以責昭公也或曰桓公薨于齊昭公薨

于乾侯皆沒于外或猶或非非何以致辨哉經書公與

夫人如齊公薨于齊喪至自齊夫人孫于齊則桓公

之葬可知書公在乾侯薨于乾侯喪至自乾侯葬我

君昭公則非意如弒公可見矣內弒君則不書葬矣

春秋集傳大全卷之三十三

諸侯之

晉有六卿與二家蓋聲勢相倚迭為輔車宜昭公之

卒之得罪於伯主則五如晉而不得入十二國同盟

取而不得不能正納年夷而不能卻大雩大雨雷天戒

立身之本皆無矣季氏之禍雖積習於成衰之世然

容而父子之親喪妻妻以同姓而夫婦之倫乖立國

取而不得不能正納年夷而不能卻大雩大雨雷天戒

卒之得罪於伯主則五如晉而不得入十二國同盟

晉有六卿與二家蓋聲勢相倚迭為輔車宜昭公之

諸侯之

大正



原件短缺

卷 34 ~ 卷 37

律